

米袋子上认识的村庄

王太生

买一袋米回家,见包装上写的产地是喜鹊湖镇春草村。好朴实的名字,不用多想便知道那个镇子辖地范围内有一片湖,湖边柳浪树丛中多喜鹊,那种让人觉得吉祥的鸟,在湖边飞来飞去,搭窝筑巢,叫声叽叽喳喳。春草村当然在湖的旁边,让人会意村庄四周芳草萋萋,一片碧绿。村庄被一大片水和碧树绿草环拱了,炊烟袅袅,鸡犬人声。我抓了一把新碾的米粒,放到鼻翼去嗅,清新宜人的醇香,仿佛闻到一座村庄的气息。大湖、小镇、村庄、纤草,是画和诗,春草环绕村庄,农舍、土路,都变成绿色的了,绿意盈盈。尤其是春天的草,让人想到生长、蓬勃、悦目、雨水和唐诗。一袋米,除了标明水稻品种、等级、灌装日期,还会标明产地。米厂加工的米,大多来自附近村落。

吾地河湖水汉纵横,盛产水稻,那些品质优秀的大米,多引江水灌溉,掬一把在手,珠粒晶莹,闪烁自然温润光泽。

乡村天地无垠广阔,有很多地方,我无法抵达,也无缘熟识,米袋上的村庄名字,成了我认识乡村、熟悉村庄的一个便捷渠道,而且肩扛一袋米,就仿佛把一个村庄扛在肩上。

能够生长出一袋又一袋润白好米的村庄,是幸福的地方。

有一袋米,标注的产地是荷叶塘村。袋子上印着三三两两错落分布的水墨民居,涟漪轻漾处泊一叶鲈鱼小舟。这个传统农耕村落,应该是一处古意盎然的荷花水乡,村前村后,庄头庄尾,炊烟袅袅,渔舟唱晚,似有故人,不曾离开。风调雨顺的村庄,如一阙宋词小令,温婉清丽,水韵空灵。村巷里,老墙青苔,鱼鳞瓦上的凝霜,木头上有风的痕迹。如果借一只鸟的眼睛,于高空俯瞰这个盛产稻米的村庄,又似一幅缩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旧燕归来,人群熙攘,舟楫相续。

舀米煮饭,不经意间瞥见一个村庄的名字。这袋米生长的村庄,或许就在附近,或许在很远的地方,一个村庄出产的米,被装进袋子里运到城里,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点。

与一袋米在厨房相逢,并进一步认识米袋上的那个村庄。

那个地方我肯定没有去过,只能猜想村庄旁边有大片稻田,明净的水,顺着水渠流进,在接下来的伏天高温中,灌浆生长。到了秋天,村庄一片金黄,连四周、方圆的天地都变亮了。天地高远,稻谷明净,稻子成熟后变得垂首、安详。

米袋子上识得村庄,是一个名字朴素、稻穗饱满、田畴斑斓、民风淳朴、四野寂静的地方。

一袋米,标上村庄的名字,就有了它的籍贯属性,就像一个人,知道来自哪里。

少年时,在父亲上班的粮店,我曾经邂逅一袋米,那是装满糯米的大麻袋,结实实实的,足足有100斤,上面用墨汁写着“新河大队”。这袋米和它袋子上的字,让我识得一个村庄的名字,并且知道了它的方位。若干年后,那个村庄消失了,成了城市的一部分,但我所知道的村庄的名字,却是从一个米袋子上开始。

有些村庄,名字是印在书上、写在诗里的,比如,杜牧笔下的杏花村,苏轼诗中的黄叶村;有些是写在文旅册页上的,比如,徽州的西递、宏村……而有些村庄的名字,却因为某种机缘和物产,被写在包装袋上。

不单单是在米袋子上可以识得一个村名,禽蛋盒、茶叶袋……也可以认识一座村庄。

在一个装有50只鸡蛋的硬纸盒,发现一个村庄:桃花林。大概是一群土鸡,被散养在桃花盛开的树林里,啄小虫饮露水,在这一片自由土地上快乐生成,仿佛能听得林子里大公鸡们,此起彼伏的嘹亮啼鸣,看到一片树林,随着母鸡生蛋,公鸡打鸣,光线从树隙缝筛落下来,光束乱射,树与树,也渐渐变得明亮清晰。

一包黄山绿茶,产地是石潭村。这个石潭肯定不是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中的石潭,但村庄里会有一汪水潭,就是那种水流声声的清澈溪流,村庄周边的大山梯田上有着丛一丛的茶树,春天到了,群山如笑,几个村民背着竹篓,上山采茶……

米袋子上认识的村庄,虽然没有去过,于是陌生的,有着好奇和向往,更多的是想象。那个村庄还有牛吗?是否依然炊烟袅袅?有没有一汪清澈见底、水草袅娜,可供人们垂钓梦想的金色池塘?

炊乡烟土

冯黎晖

“除了这片草原,我一无所有。”人们总喜欢用诗意的语言来表达感受,因为诗的语言高度凝练、生动形象,又富于鲜明的节奏和韵律。说“一无所有”,就是一种诗意的表达,其实,有了这片草原,已经拥有了一切。

京畿之北,锡林郭勒,从地理方位上讲,正是北疆。

20余万平方公里的浩荡辽阔,110余万勤劳智慧的各族儿女,1100余公里边境线上绵延着的钢铁意志,这里涵养了万千气象的生态景观,融合了多姿多彩的传统文,沉淀了可上溯至远古文明演进的足迹,回响着荒原上各民族你来我往“哒哒”的马蹄声,也铺展着由传统而现代华丽蜕变的画卷。

这片土地以草原而著称,美丽、辽阔,我想不出更多的词汇,就认下它的美丽辽阔吧。由西向东,依次有荒漠草原、典型草原、草甸草原。有人有人,草原也有草原的性格。荒漠草原,生得坚韧倔强,沙地土质贫瘠,不肯施舍丰腴的力,雨水更是吝啬,润物无声的细雨只是在传说中,可是那些沙地上的草类却不肯低头,春天里也要艰难地孕育生命,夏天里也要瘦弱地生长一季,走不出的轮回,却有看得见的生命。典型草原含蓄内敛,家有小财却不露富,闷着头自顾自地生长,草长莺飞,换得一季富足。而草甸草原却像豪门大户,绝不掩饰自家的富足,青草肆无忌惮地生长,野花肆无忌惮地开放,黄一季、红一季、紫一季的芳华无际。

要写这片草原的丰饶吗?写不尽,一己之力,哪堪此重任,上千种的花草树木,以它们的姿态讲述着生命的延续,也讲述着生命的凛冽与繁盛,那些野花野草是坚韧、是欢喜、是感恩,是春雨夏日中欢呼着舞动的生长,是秋风冬雪中荒芜着沉寂着的等待,一年又一年,生生不息。数不尽,草原上有数不尽的牛马驼羊,几百年,还是几千年,它们已成为草地的一部分。草地中有上百种的鸟类,上百种的野生动物,且不说它们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栖息、繁衍,仅一只蝴蝶、一只闪着金属光泽的甲虫,都尽情展示着生命的美好。所有的生命都在自由呼吸、肆意生长、勇敢表达。

锡林郭勒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,东部、北部、南部多低山丘陵,与乌珠穆沁草原相接的,已是大兴安岭的余脉,林木葱郁,芳草萋萋。我喜欢乌珠穆沁草原,平缓的草原与和缓的山丘恰到好处地牵连着,是,那些山丘和缓温柔,无论长着草,还是盖着雪,都能把最柔美的一面展示出来。而西部的苏尼特草原,是一马平川的开阔,坦荡到天边,寂寞

不羁的风,于天地之间肆意穿行。无形,亦有形。

世人眼中的风,常以叠词形式出现:款款、徐徐、簌簌、飒飒、萧萧、凛凛……它有时携雨而来,有时裹雪而至,不论晨昏,不舍昼夜,或疾或缓,无拘无束。风向,象征着季节。在中国古诗词中,凡提东风,定是春天;凡提南风,定是夏天;凡提西风,定是秋天;凡提北风,定是冬天。四季之风,有着各自的脾气秉性。

春风温柔,恰似春水的缱绻。它把温柔,给了河湾的白天鹅。白天鹅接收到春风的信号,引吭高歌,响彻云霄。它们浮在水上,潜下,嬉戏,追逐,优哉游哉。它们或成双成对,或三五成群,在大河上空自由飞翔,不停变换着方位和队列,曼妙的舞姿为不远处炊烟袅袅的小村更添几分禅意。与之遥相呼应

不羁的风,于天地之间肆意穿行。无形,亦有形。

卷起一地夏花的幽香,会在正午叫醒金蝉,也会在深夜叫醒青蛙。秋风深情,善于倾听,也乐于倾诉。这风,打着旋儿,助叶子完成华丽的谢幕。它爱怜地倾听每一片叶子的声音,也乐意分享四季轮回的自然与落叶归根的宿命。这风,是神奇的,可化山间云雨,可成水中涟漪,能纵情于山水之间,亦能穿梭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。这风,又是诗意的,婉约处,如杨柳岸,晓风残月;豪迈处,似大江边,惊涛拍岸。这风,还是随性的,它摇身一变,成了草

原上的蒙古族汉子,放牧漫天璀璨的星辰,很快又让这些星辰隐匿于苍茫的夜色之中。冬风浪漫,纯情且长情。冬风一生冷酷肃杀,偏独宠雪花,将万般柔情都给了它。雪花驾着东风,从万里的苍穹翩然而至,它要做魔法师,一挥,世界全白了;它要当艺术家,一点,花草树木便都成了玉树琼枝了。有了冬风,雪花才有了生机和灵气,有了勇往直前的魄力,有了穿越时空的期冀,有了地老天荒的永恒。风,是雪的节拍。有风的日子,雪才能呈现给世人最美的姿态。风卷着雪,雪挽着风,凌空劲舞,一路缠绵,演绎完美的一生。风,从四面八方吹来,穿越山川湖海,无论是四季更迭,还是地域变换,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人生当如风,自在、恣意,随遇而安。

原上的蒙古族汉子,放牧漫天璀璨的星辰,很快又让这些星辰隐匿于苍茫的夜色之中。

原上的蒙古族汉子,放牧漫天璀璨的星辰,很快又让这些星辰隐匿于苍茫的夜色之中。

原上的蒙古族汉子,放牧漫天璀璨的星辰,很快又让这些星辰隐匿于苍茫的夜色之中。

原上的蒙古族汉子,放牧漫天璀璨的星辰,很快又让这些星辰隐匿于苍茫的夜色之中。

原上的蒙古族汉子,放牧漫天璀璨的星辰,很快又让这些星辰隐匿于苍茫的夜色之中。

到无边。横亘中西部的浑善达克沙地,当地人把这片沙地唤作“孤驹”,如今,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号角已经吹响,这匹孤傲的马驹正在被套上笼头,勒紧缰绳,收敛着肆意的步伐。

锡林郭勒深居内陆,高原地貌,温带大陆性气候,难以汇聚成大河奔流,但是有地下水出露,有天然降水的补给,在草原上也发育了万千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绸带般的内流河。锡林郭勒,以河为名,淙淙流淌的锡林河,是锡林人心中的母亲河,乌拉盖河九曲盘桓,是天赐的黄金水道,大水深河环抱着南部的沙地草原,像是母亲抱着婴孩悠啊悠啊,还有恩格尔河、巴拉格勒高勒河,这些带着生命律动的河流湖泊,

生生不息。牧野上的人啊,他们在绿野长歌里走了千年,在酷暑严寒里走了千年,他们的心却装着下浩瀚如海的草原,他们与自然的关系是个古老的命题,可草原上的牧人早就知晓了答案,他们熟知自然的法则,在敬畏中寻求与自然和谐共生,自然也接纳了他们的智慧、坚韧和善良,他们识得天上的云、地上的草、远方的山,他们知道这个夏季雨会不会来,知道这个冬季雪会不会覆盖大地。他们的基因里天然地烙印着浪漫与激情,他们能歌善舞,他们心灵手巧,那些寻常的毡毛、皮革,甚至荒漠里的沙粒,都可以成为作画的原材料,闪着聪颖灵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游牧文化,地老天荒却渐行渐远。勒勒车走啊走啊,走进了画里,走进了挂在墙上的照片里。蒙古包在美丽的夏天还是要住的,牧人们知道,那样可以让生命紧贴着大地,可以听到青草的呼吸。那些牛那些羊还是那些牛还是那些羊,从一个轮回走向又一个轮回,它们不会懂得宿命,它们知道低头吃草,知道在夕阳的目送中回转。蓝天白云很美,晚霞很暖,它们大概也知道。草原上的马呢?它们当然还在,只是作为交通工具、生产工具的马已经淡出,

在茫茫草原原本的浩荡之气中切入了一些许的温婉。

这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走进,却走不出,我们会困在时光的隧道里,流连忘返。沿着那条历史的长河回溯,一不留神,竟走到了5万年前,一个深藏在东乌珠穆沁旗西部叫作金斯大的天然洞穴,依序埋藏着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,依稀是人类踽踽而行的时光印记。东胡、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契丹、突厥等游牧民族,渐次退去,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,留下了突厥石人、契丹墓葬等古迹,在后人的凭吊中诉说着过往。公元1260年,忽必烈在开平府定都,建立元朝。这座都城坐落于正蓝旗金莲川上、闪电河畔,这座兴亡忽焉的都城就像它的本命王朝,瞬息而已,只留下一座王城的断壁残垣。但是这段历史却是一个一统与包容的历史,是民族交融、文化融合的历史。秋风渐起,秋草的荒芜叠加无尽的落寞,你懂那种忧伤。可每到夏季,川上金莲花盛开,遍地金黄,旺盛蓬勃的生命在无声的欢呼,沉睡的历史却无法醒来。公元1410年,明成祖朱棣率军北伐,在苏尼特草原誓师,勒石以铭,留下了刻有历史印记的“玄石坡”……岁月更迭,过眼烟云,不变的唯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游牧文化,地老天荒却渐行渐远。勒勒车走啊走啊,走进了画里,走进了挂在墙上的照片里。蒙古包在美丽的夏天还是要住的,牧人们知道,那样可以让生命紧贴着大地,可以听到青草的呼吸。那些牛那些羊还是那些牛还是那些羊,从一个轮回走向又一个轮回,它们不会懂得宿命,它们知道低头吃草,知道在夕阳的目送中回转。蓝天白云很美,晚霞很暖,它们大概也知道。草原上的马呢?它们当然还在,只是作为交通工具、生产工具的马已经淡出,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的羊羔,他们当然就会为那些失去护佑的孩子敞开温暖的怀抱,他们把这些孩子叫作“国家的孩子”,大爱无私,大爱无疆。这就是草原上的人们,他们的胸怀已如草原浩荡辽阔。

性的光。他们会用铿锵激昂的长诗赞美一切他们要赞美的,他们会用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写下一篇篇长远的故事。你能相信吗,他们中的许多人,只是上马拿起套马杆、下马就能拿起笔的普普通通的牧人。他们把善良交给了自己的血脉,代代相传。那种善良在额吉迎风飘起的白发中,在额吉捧起你的额头轻轻地一吻中,在阿爸抱着马头絮絮低语的那一刻中,他们会吟唱一首叫作“陶艾格”的古歌劝说母羊认下遗弃